

鳳凰來儀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習其情悲其類爲介有龜蛇之象也交於南嘉會之時也其性禮其情樂其類爲羽有鳳凰之象也凡鳥以翼右掩左爲雄以翼左掩右爲雌故桃蟲鳴而其雌鳴鷗鳳而其雌皇蓋鳳凰之爲物其羽可用爲儀所以爲禮其鳴中律呂所以爲樂至於其羽若干其聲若簫韶之爲樂雖作於治定制禮之後亦所以象鳳凰聲形而已鳳陽物也動而唱始鳳陰物也靜而和終其羽雖皆可用爲儀其來亦未嘗不以匹也故天下治則以匹而見天下亂則以匹而隱人君以仁治天下法度彰禮樂著則鳳凰爲之應亦各從其類也

龍嘉嘉爵行堯道法度固已彰禮樂固已著則其行也

以道陰陽之和凡所謂陰陽之物未有不爲之感應則鳳凰來儀固其理也傳不云乎夫樂象成者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樂書卷第八十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

周書

顧命

益稷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



樂書卷第八十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

周書

顧命

益稷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



出焉其中多磬磬石所出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然其製造之法倨句一矩有半外之爲股內之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短以厚而以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繇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爲君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其聲而已然則言球必以鳴先之者豈非以磬尚聲爲衆聲所依邪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万事曠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爲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爲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



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之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  
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勅戒之時也歌如之何不作乎  
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  
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  
肱在詩鹿鳴之下一天保之報上亦何異此然臣之  
賡歌始之以元首羽股肱良庶事康以明上好要而  
下交時之所以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惰萬  
事墮以明上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否也然則君  
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為能  
而以能戒為差雖虞舜之時尚爾況其他乎然王人  
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  
已帝天道也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勅天之命

味為哉

五之歌

太康失邦曷五入湏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夫歌者直已而陳德生於嗟嘆之不足者也故五子  
之怨大康猶小弁之怨親親五子之怨太康盡為弟  
之義也小弁之怨親親盡為子之仁也

甘酒音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酒所以養德亦所以覆德音所以昭德亦所以表德



故酒可飲而不可甘音可聽而不可嗜禹惡旨酒未嘗甘酒也好善言未嘗嗜音也故甘酒而及亂嗜音而溺志適自取亡而已太康失邦有在於此五子之歌所以深訓之也孟子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誠哉是言歟然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非不尚音也特不嗜之而已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古之賢王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故成湯之在商寬明作元后樂道而已未嘗邇乎姦聲也耳其有不聽乎悅德而已未嘗邇乎亂色也目其有不明乎不邇乎色則不役耳目矣不殖貨利則百度惟正矣湯之

其制官刑儆有位曰敢有怙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不邇聲色以率之也敢有殉于貨色怙于遊畋時謂淫風不殖貨利以率之也不邇聲色與中庸所謂化民之聲色者異矣不殖貨利與子貢而貨殖焉者異矣然則湯之不邇聲樂如此記言商人尚聲何也曰自三代異尚言之則尚聲者一時之制也自其檢身言之則不邇聲者終身之行也

伊訓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怙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孔子與人歌而善然後和之是君子未嘗不歌也所不貴者酣歌于室而已曾點從遊於舞雩之下詠而歸是君子未嘗不舞也所不貴者嘗舞于宮而已此所以謂之巫風官刑之所以儆者也若夫陳姬好巫



而一國之民多棄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不  
特常舞于宮酣歌于室而已此東門之枌所以疾亂  
而巫風又不足道也

頌命

天球在東序脩之舞衣鼓鼓在西房

德成而上事成而下天球堂上之樂先王所以象德而  
樂天者也故在東序東則陽位而陽極上故也舞衣鼓  
鼓堂下之樂先王所以象事而樂人者也故在西序西  
則陰位而陰極下故也舞衣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其  
見於經者不過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祭服之冕以舞大  
武而已脩之舞衣豈脩國之服為不失吉人之制歟漢  
放五方之色為舞者之衣謂之五行舞彼蓋有所感也  
樂書卷第八十終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隱公

隱公二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之法凡公與夫人之廟非志災則不書也非失  
禮則不書也志災而書若新宮火僖宮災之類是已  
失禮而書若丹桓宮楹立武宮煬宮之類是已仲子  
之於惠公非夫人也特隱公妾母爾禮喪服小記妾  
母不世祭况立宮而考之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貺君子猶以為非禮况考其宮而獻六羽乎  
書仲子蓋賤之以正名分也書六羽蓋辨之以謹名



而一國之民多棄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不  
特常舞于宮酣歌于室而已此東門之枌所以疾亂  
而巫風又不足道也

頌命

天球在東序脩之舞衣鼓鼓在西房

德成而上事成而下天球堂上之樂先王所以象德而  
樂天者也故在東序東則陽位而陽極上故也舞衣鼓  
鼓堂下之樂先王所以象事而樂人者也故在西序西  
則陰位而陰極下故也舞衣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其  
見於經者不過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祭服之冕以舞大  
武而已脩之舞衣豈脩國之服為不失吉人之制歟漢  
放五方之色為舞者之衣謂之五行舞彼蓋有所感也  
樂書卷第八十終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隱公

隱公二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之法凡公與夫人之廟非志災則不書也非失  
禮則不書也志災而書若新宮火僖宮災之類是已  
失禮而書若丹桓宮楹立武宮煬宮之類是已仲子  
之於惠公非夫人也特隱公妾母爾禮喪服小記妾  
母不世祭况立宮而考之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貺君子猶以為非禮况考其宮而獻六羽乎  
書仲子蓋賤之以正名分也書六羽蓋辨之以謹名



數也然文莫重於羽舞武莫重於干舞皆所以節八音而成樂故舞必以八人為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故天子用八八諸侯用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先王之制也明堂位言魯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是魯於周公廟得用八佾之舞於羣公廟不過用六佾而已後世禮壞僭八佾於羣公之廟蓋有之矣隱公始復六羽公穀以為始僭是不知諸侯以六佾為正也左氏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謂春秋善隱公復正而書之是不知用於羣公廟為正用於仲子宮非正也不然則善其復正自常事爾春秋何為書之邪隱公用諸侯之舞於仲子宮春秋且書而罪之季氏用天子之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亦宜乎言考仲子之宮與詩斯干宣王考室之

若同孰謂成之為夫人邪言初獻六羽與所謂初祫獻之初異孰謂備為僭諸公邪此稱獻羽舉文以見武與卒叔弓言籥入同意孰謂婦人無武事邪不然謂言祀姜嫄之詩何以美萬舞洋洋乎杜預謂天子之儀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殆非古樂舞之制也

莊公

文公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文公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章明天下之男教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為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小雅亦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則知日者陽精也君之象也食者  
陰侵陽也臣蔽君之象也人君能修德政則變消而  
福至反是則災起而禍成故日食之變三十有六春  
秋皆書之非特傷周道之衰且以謹人君之戒也孰  
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哉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誓妻鼓鼗夫馳庶人走由是觀之凡日食  
鼓于社助陽以責陰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  
牲者非謂九月六月不鼓也特譏其用牲尔左氏謂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是不知書述天子鼗奏鼓鼗夫馳之意也

宣公

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經萬  
入去籥

禮記齊人將有事於太山晉人將有事於類林則  
謂有事于太廟者常祭之禮也周頌絲衣繹賓尸則  
所謂猶繹者明日又祭之禮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  
何籥舞也干舞有形而無聲籥舞則聲發而形從之  
先王之樂所以備文武者不是過也春秋之時禮樂  
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非僭行之則僞爲之而已  
蓋廟祭吉禮也臣卒凶事也吉凶之禮固不可同日  
故宣公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  
固在所可廢也繹祭可廢且萬入去籥而不爲樂孰若廢  
臣之恩亦已薄矣與其萬入去籥而不爲樂孰若廢  
繹祭之爲愈哉此仲尼所以言非禮而稱猶也春秋  
書猶其義有二有可以通之之辭是幸其猶如此若  
不郊猶三望不告朔猶朝廟是也有可以已之之辭



是其猶如此則壬午猶繹是也然則公子遂公子翬其事固同獨卒仲遠何也曰釐之於隱公君臣之義深宣公之於遠君臣之恩薄聖人於經沒釐而著遂者所以示褒貶也蓋仲遠死於王事也故卒而字之不言公子者宣公失父道故也與僖十六年卒公子季友異矣商周皆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則萬舞天子之樂也言壬午猶繹萬人去籥非特談繹祭抑又談僭用天子之樂爾傳者以謂萬人去籥以其為之變談之也其曰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其言譏之則是言不卒則非春秋所書為宣公失禮不為仲之不忠於子赤也果為不忠於子赤奚待卒而後正之哉

昭公

昭公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必士

籥之為樂起於黃鍾之龠竅而為三則冲氣出焉先王所以通中聲也蓋宗廟之祭事之大而重者也大矣卒事之小而輕者也先王之禮不以大廢小亦不以輕妨重宣八年卒已有事于太廟仲遠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是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譏其以小廢大也言萬人以舞為主言籥入以聲為主卒仲遂于垂為死王事故也卒叔弓不言地為泄事而卒故也



卷第八十二

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需

需

坎上  
乾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天之所需以為兩者雲也君子所需以為燕樂者飲食也飲以養陽天產也食以養陰地產也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而已此君子所以需朋友故舊以為燕樂歟蓋以飲食燕之者禮也其樂之者樂也文王之於周以鹿鳴燕羣臣嘉賓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以常棣燕兄弟則曰和樂且湛以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由是觀之酒食所以合歡豈



卷第八十二

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需

需

坎上  
乾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天之所需以為兩者雲也君子所需以為燕樂者飲食也飲以養陽天產也食以養陰地產也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而已此君子所以需朋友故舊以為燕樂歟蓋以飲食燕之者禮也其樂之者樂也文王之於周以鹿鳴燕羣臣嘉賓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以常棣燕兄弟則曰和樂且湛以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曰坎坎鼓我躡躡舞我由是觀之酒食所以合歡豈



虛言哉若夫九五體飲食之道以養天下非特施禮樂於燕樂之間而已故曰酒食正吉以中正也與困于酒食異矣

師

師 坤上坎下 象曰地中有水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師出以律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人生天地之間一氣之消息一體之盈虛未嘗不與陰陽流通與物類相為感應律也者述陰陽之氣數通物類之終始故凡聲音所加吉凶所兆發實真應昭昭者皆得考其祥焉然則以同律聽軍聲使吉凶不待陳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豈有他哉本諸五聲而已蓋角主軍擾

而士心失商主戰勝而軍士彊徵主將急而軍士勞羽主兵弱而威明喪宮主軍和而士心寧其聞而聽之聽而詔之則吉可馴致凶可豫防而坐收百勝萬全之功焉此所以武王知商之不敵師曠知楚之不功也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不過如此在易師之初六以柔下之才處一卦之始師始出之象也據坎之體於象為耳而主聽以律之象也方是時吉凶未明勝負未決以律則惠迪吉失律則從逆凶春秋傳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以律不臧無害爲吉不失勝之道故也失律而臧無害爲凶失勝之道故也昔王良從禽爲之範終朝不獲一君子不以爲失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以爲善彼從禽猶若是况行師乎其否臧凶宜矣老子曰妄爲而要中功



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此之謂歟周之出師有  
太史抱天時太卜正龜兆大師執同律皆所以慎戎  
事重民命則易之與當周之盛德其師出以律豈不  
信然以初六為師出之始則上六師旋之時也出而  
以律所以存豫戒之智旋而左執之所以示愷樂之  
仁非憂樂與民同執與此哉古之言律或謂六律或  
謂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以六間配之  
何也曰迷天地自然之氣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  
匹於陽為呂間於陽為間同於陽為同呂命以體間  
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  
是卦特以律為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豫

豫

坤上

震下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報焉

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一陽之復也雷行天上四陽之壯也豫雷  
出地則非一陽之復亦非四陽之壯適陽中之時也  
天之中聲於是發矣總一卦言之在象天地以順動  
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在爻初則鳴豫而志窮上則  
渝冥而無咎則豫之貴中非特乎象也然則以雷出  
地為中聲之發明矣蓋電有形而無聲雷有聲而  
無形秋陰中也雷聲收焉蟄蟲應之以坯戶春陽中  
也雷聲發焉蟄蟲應之以啟戶啟戶則蟄者奮雷  
出地奮之象也鼓之以雷霆記禮者以為樂之和  
驚之以雷霆莊周以為咸池之感則雷出地奮豫  
先王作樂之象也然作樂崇德振古如茲故稱先王  
焉至於以之薦上帝配祖考因時以行典禮惟殷時



爲然以殷人之祭尚聲故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  
殷學主以樂教瞽之所宗又那祀成湯以樂爲主則  
殷人尚聲可知矣蓋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故卦爻  
有稱帝乙歸妹有稱高宗伐鬼方有稱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則易之述殷非特薦上帝配祖考而  
已周之盛時雷鼓雷鼗以降天神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非不體雷出地之象  
作樂以薦天神配人鬼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異於殷之薦上帝一以祖  
考配也豈非禮樂略於殷至周然後大備邪世德下  
衰樂廢以淫鄭衛好濫而趨數宋齊燕女而教辟類  
皆感條暢之氣滅和干之德君子不聽祭祀弗用者  
明不足以崇德幽不足以薦鬼神故也

比  
三坤上象曰地上有水比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  
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爾雅曰盞謂之缶缶之爲器內虛以容外圓以應土  
音出焉八音之主也宮爲土聲信德出焉其聲之君  
也記曰樂者樂也雜卦曰比樂也樂爲樂之實是爲  
樂之器初六陰柔之質也其爲器虛而能實  
有孚盈缶之象也其爲器內而人樂之君  
子樂得其道而來小人樂其德而來吉孰其焉非  
有他而何周官六卿之民入則爲比出則爲師比有  
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與民同吉之意也師出以律否  
臧凶與民同凶之意也非臺樂以天下孰能與此



樂書卷第八十二

周易訓義

升 次 次

離 既濟

萃 鼓亦辭

坎三 坎上 坎下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酒所以養陽而其器為樽食所以養陰而其器為簋樽則其體外負陽類也故其數奇簋則其體內方陰類也故其數偶樽酒簋二禮之至薄者也用缶樂之至質者也六四以柔正而无應乎陽九五以剛正而无應乎陰當坎之時能免乎險者惟剛柔各得其正者能之以正而相與以近而相得行至薄之禮用至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書卷第八十二

周易訓義

升 次 次

離 既濟

萃 鼓亦辭

坎三 坎上 坎下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酒所以養陽而其器為樽食所以養陰而其器為簋樽則其體外負陽類也故其數奇簋則其體內方陰類也故其數偶樽酒簋二禮之至薄者也用缶樂之至質者也六四以柔正而无應乎陽九五以剛正而无應乎陰當坎之時能免乎險者惟剛柔各得其正者能之以正而相與以近而相得行至薄之禮用至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質之樂其誠有不足以相際乎禮曰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之謂也魯頌以于胥樂兮爲君臣有道之頌孟子以徵招角招爲君臣相悅之樂蓋本諸此然人之相與以誠則約以僞則費納約者致其誠之謂也室之有牖則幽明通剛柔相濟之意也蓋相際者禮也相接者恩也君臣之間恩不隆於禮故坎言剛柔際父子之間禮不隆於恩故蒙言剛柔接然解之初六言剛柔之際與坎異者坎之六四九五以近相與不必有所之故言剛柔際解之初六九四以遠相與不能無所之故言剛柔之際之離

離

離上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以鼓敵謂之鼓以至彈琴謂之鼓琴鐘瑟謂之鼓瑟吹笙謂之鼓簧然則擊缶謂之鼓缶不亦宜乎六二陰也缶象也九三陽也其用動以吐歌象也九三以炎上之性復過中之位不能反炎上之性鼓六二之缶以歌樂則大耋之嗟不期至而自至矣其能久而無凶乎詩曰今我不樂逝者其耄此之謂也比之初六坎之六四離之六二皆陰爻其取缶象一也然比取其情以樂者樂此故也坎取其聲以坎其擊缶故也離取其象以離虛中善應故也

萃

萃

萃下

象曰澤上於地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

輪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升

升

巽下

象曰地中生木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

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既濟

既濟

離下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

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天地之間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具剛柔之性盡

柔之性而有孚者萃之六二也盡剛之性而有孚者

升之九二也然孚者誠之至誠者性之德萃不以孚

則其聚易散升不以孚則其升易困詎能無咎乎

陽道常饒饒則豐陰道常乏乏則約六二以陰居陰

二以陽居陰其為物則約而非豐其為禮則不隆

用禴之象也古之人致孝乎鬼神以誠不以物雖

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藇藻之菜猶可以薦之於事上

乎然則君臣相與顧且以位之上下為間哉

誠而已此六二以柔中而順乎上九二以剛中而異

乎上所以皆盡孚乃利用禴之道也時以用禴為利

則不用禴能無害乎以禮推之夏商之時春祭曰禴

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天子植禴禘禘禘嘗

烝諸侯禴則不禴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

至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享先王周雅亦曰禴

祠烝嘗于公先王是易與於穀之末世周之盛德故

祭多以禴為言則禴之祭一也以飲為主故稱禴

以樂為主故稱禴則飲必有樂先王之禮也郊特牲

曰饗禴有樂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



陰氣也故無聲以飲為主則用樂可知矣樂以中聲  
為本而三孔之箏先王所以通中聲也凡聲皆陽也  
故萃升既濟皆於中爻言之然萃之陽資乎五升之  
陽資乎已無適而非材也萃之六二陰也必待九五  
之陽引之然後用禴升之九二陽也不待六五之陰  
引之然後用焉故升之九二以用禴為先異乎萃之  
六二序於引吉之後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則禴祭三六二言之與萃六二同意然既  
濟禴祭則用儉以持盈是有大而能謙必豫可以用  
樂之時也成王以鳧鷖持盈而有假樂之嘉者以此

繫辭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 動靜有常 剛柔  
相斲矣 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 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 在地  
成形 變化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 八卦相盪 鼓之以雷霆 潤  
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自天節地 卑至在天 成象在地 成形此禮者 天地之  
節也 自剛柔相摩 至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此樂者 天  
地之和也 樂以崇德 禮以廣業 而禮樂由賢者出 故  
以賢人 德業 終焉  
變而通之 以盡利 鼓之舞之 以盡神  
天下之事 變而通之 以盡利 者 禮之禮也 天下之物  
鼓之舞之 以盡神 者 樂之樂也



三才

廣要道

三才

紀孝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  
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  
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榮辱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

先王因人性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禮雖出於人性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才

廣要道

三才

紀孝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  
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  
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榮辱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

先王因人性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禮雖出於人性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天地之序實在焉樂雖本於人情而天地之和實在焉蓋孝之爲道其運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天之經是也俯而視之在乎下地之義是也中而視之存乎人民之行是也則天之明以順天下之性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之情以性化性天下無異性以情化情天下無殊情然則先王之爲禮樂豈拂人性逆人情而爲之哉是故以之成教天下之教不肅而自成以之治政天下之政不嚴而自治此孔子言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所以先之以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也今夫禮樂之於天下猶陰之與陽也陰陽之氣資天地以成歲功禮樂之教同民心以成治道然民之爲道非徒無常產也亦無常心焉苟制之以刑則民乖離而無耻苟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而不

故導之以禮非特使之知昏定晨省而已必使之交相親而爲睦矣導之以樂非特使之知下氣柔声而已必使之去乖戾而爲和矣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由此觀之先王導民以禮樂其効必至於揖遜而天下治豈特其民和睦而已哉孔子言孝之教可以化民必止於是者爲民而言故也蓋和則有異而無乖猶五味之和也睦則有親而無踈猶九族之睦也一人和睦一家化之一家和睦一國化之一國和睦天下化之所導者寡所化者衆然則禮樂之於化民豈曰末之云乎然禮樂之道廣而充之於內則藏而爲愛敬記曰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同愛者也發而揮之於外則形而爲好惡故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以孔子之論禮樂必始之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遜而民不爭所以明禮樂之本也終之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以明禮樂之用也無本不立無用不行有本有用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民孰有不具瞻者哉故記曰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豈非尊之以禮樂民具爾瞻之謂乎

紀孝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

節又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蓋仁為事親之實禮樂為事親之文然則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所以為禮養則致其樂所以為樂敬其父則子誠敬其兄則弟誠敬所敬者寡而說者衆以禮事親之功也譬瞽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者定以樂事親之功也古之孝子事親以禮樂如此固豈不仁者能之乎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然善致其敬則敬孝也則知致其樂者愛孝而已故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非所以為禮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非所以為樂也由是觀之禮云禮云玉帛六乎哉樂云樂云鐘鼓六乎哉其本實在於孝而已矣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孝悌者人子之高行也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以人子之高行寓君子之深教其所因者本而已矣因親以教愛而民莫不親愛因嚴以教敬而民莫不禮順言禮順則親愛者樂也言親愛則禮順者敬也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乎家邦終於四海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古者教民之道未嘗不始於愛敬而成於禮樂故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繼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今夫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厚薄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薄之俗可

易而為厚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非樂而何樂記曰樂行而倫清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豈非樂之功邪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安上者舍禮何以哉禮之所興民之所治禮之所廢民之所亂所謂治民者舍禮何以哉記曰君位危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列又曰禮者下以治人之情終之以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豈非禮之効也然則詩止於移風俗樂則移風易俗何也蓋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其異如此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別而言之上欲其安民益其治通而論之民雖在所治亦未嘗不在所安也故曲禮言毋不敬而其効至於安民論語言修己以敬而其効



至於安百姓

樂書卷第八十四終

樂書卷第八十五

論語訓義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楊雄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韓宣子曰周之禮樂盡在魯矣周德下衰禮廢樂壞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故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陪臣僭大夫者有之及其甚也陪臣不僭大夫而僭天子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陪臣之僭天子者其為不仁不智也甚



至於安百姓

樂書卷第八十四終

樂書卷第八十五

論語訓義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楊雄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韓宣子曰周之禮樂盡在魯矣周德下衰禮廢樂壞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故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陪臣僭大夫者有之及其甚也陪臣不僭大夫而僭天子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陪臣之僭天子者其為不仁不智也甚



矣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  
舞必以八人為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士二之  
大夫四之諸侯六之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八  
佾凡六十四人矣季氏陪臣也不舞二佾而舞八佾  
是僭用天子之數也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是僭  
用天子之名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樂所謹  
者名數而已文王世子曰大樂正學舞于成授數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亦不可以假於人古之人  
謹名數如此而陪臣之微且僭竊而用之則禮樂所  
存無幾矣八佾季氏所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  
同故言三家歌貴聲於上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  
上同意舞動容於下故於八佾言庭與公庭萬舞同  
意傳曰歌者象德在堂一舞者象功在堂下君子上

德而下功於義或然周官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士  
而歌徹小師下管擊應鼓徹歌內宗及以樂徹則佐  
傳豆籩外宗以樂徹則賦豆籩膳夫以樂徹于造則  
天子歌徹不過乎雍非諸侯之振羽也雍歌於禘又  
用於徹與鹿鳴燕群臣又用於鄉飲酒同義杜預謂  
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  
而止非先王樂舞之意也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四佾  
所以別尊卑也其言天子八佾則是言諸侯四佾則非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  
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  
也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為質也  
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



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檀弓言樂樂其所自  
不忘其本繼之以狐死正丘首者遠取諸物以明禮  
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  
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其不仁可知通而言之禮樂同出於仁別而  
言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與孔子言孝悌仁之  
本孟子以仁之實為孝義之實為悌同意蓋仁義人  
之道也禮樂德之則也孟子論仁義多合而言之至  
孔子必離而言之雖稱立人之道亦曰仁與義而已  
孔子論禮樂多合而言之至孟子必離而言之雖稱  
事親從兄之實亦曰禮以節文之樂以樂之而已聖  
人之言非苟異也各有所當云爾老氏提提仁義絕  
滅禮樂而莊周和之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而且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  
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豈  
老莊與孔孟異哉蓋孔孟顯道德以為仁義發性  
情以為禮樂所以經世老莊則反之以復本而已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  
和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仁義禮樂無非德也關  
雎美后妃之德亦宜不出於此蓋后妃之於賢才求  
之未得則思以致其哀求之既得則悅以致其樂友  
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之非不至也然且不淫焉  
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之非不至也然且不傷  
焉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善義也樂  
而節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后妃之德也衛之夫人



無德靜女之詩以城隅之禮彤管之樂刺之則仁義  
可知豈不為后妃罪人乎此與詩序先樂後哀者后  
妃之心詩先哀後樂者事辭之序其意皆逆其心作  
詩者序其事故也關雎樂而不淫則勤而不怨吳  
季札以二南為勤而不怨幽為樂而不淫何也蓋關  
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  
也幽勤而不怨則幽之事而為樂而不淫則幽國  
之風也

樂書卷第八十五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樂圖論

雅部

歌

詩上

詩上

詩中

詩下

詩之道出於情性則渾而為一其義各有所宜則離而為六風雅頌者六義之體賦比興者六義之用體立於終始而用列乎其中猶之天地設位於上下易行乎其中也周官以敏德孝行居三德三行之中繫辭以吉人躁人居六辭之中義協於此今夫根於德性之微足以風天下者風之義也出於法度之粗足以正天下者雅之義也出於功德之成足以告神明者頌之義也凡取

九卷共計肆拾玖頁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彼所有而鋪陳之者賦之義也以水比禮以魚比民之類者比之義也以黃鳥與后妃以燕燕興戴嬀之類者興之義也周官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自其理觀之謂之六義自其形於言謂之六詩其實一也蓋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黃鍾爲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誅者中音然則樂有不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於國子則教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教六詩而已是尊者其治大以詳卑者其治小以略嘗試論之古詩三千餘篇中尼刪而存之者五百篇而已三百篇之義仲尼一言以蔽之者心無邪而已故弦而歌之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矣奏清廟之什而祖考來格奏昊天之神而神祇昭答况美教化移風俗者乎世衰道微天子不採詩太師不明變言不合雅頌奏不諧金石注辭麗藻之唱盈於天下淪肌膚而浹骨髓矣古所謂空言者也又焉有所感格爲哉

詩中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垂關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求在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而見后妃以賢之志泉水作而見衛女思歸之志鷓鴣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臯陶之賡歌所以求



大五  
吾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求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  
歌所以求吾用賢之言四牡之作歌所以求吾將母之  
言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求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求言  
也揚子曰說志者莫辯乎詩傳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  
之意邪師乙曰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言歌亦言之意邪蓋詩仁言也歌仁  
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為先歌次之合  
而言之絃歌詩頌同謂之德音也記曰詩言其志也歌  
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以詩序求之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  
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者歌亦其言也永歌之不  
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舞盡其容也此曰詩  
言志歌亦言終之以入音克諧而不及舞何也曰古者  
舞以八人為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或  
永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夢之所教而曰  
詩言志歌亦言別而書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矇之所  
掌而曰九德六詩之歌合而言之以統同也記曰絃歌  
頌磬矇掌絃歌調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又何也  
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禮先歌  
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詩下

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備律弦之琴瑟歌  
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為德  
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  
為之音瞽矇掌琴瑟九德六詩之教以役大師此之  
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



若靈臺靈臺所美又不過虞夏之樂子鼓維鏞矇瞍奏  
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  
諸侯之微卒能比德文王而廢憚以王大邦受帝社施  
孫子如此其盛者猶其德音故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  
好德則古樂之道是誠在我其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  
師也患不閑邪存誠以馴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  
夫豈以其不能而遂賊之邪子夏之於詩仲尼蓋嘗恍  
而進之不可謂不達其意矣始以貽其德音美玉季之  
德中以肅雍和鳴頌成王之樂終又以誘民孔易勉之  
是子夏之於魏欲使是君為成周之君是民為成周之  
民彼其用心不亦仲尼欲為東周意乎文侯誠能移溺  
晉之好而好是德音內以和志外以成教則樂行而民  
嚮方天下皆寧矣豈特魏哉患不能平其好惡反周道  
之正而已然子路之於祭君子以為知禮子夏之於魏  
君子以為知樂至孔子論三王之禮帝舜之樂不以告  
回者語之夫豈以二子為不知禮樂邪要之得禮樂以  
成德非苟知之亦允蹈而行之者惟回而已莊周亦謂  
回忘禮樂孰謂周也說於聖人



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上

歌中

歌下

歌上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為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為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勸戒之時也歌如之何而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夫保之報上亦何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上

歌中

歌下

歌上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為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為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不得其樂者矣庶乎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勸戒之時也歌如之何而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夫保之報上亦何



以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  
上之好要而下交時之所以之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  
惰萬事墮以明上之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之否也然則  
君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為能而  
以能戒為善雖虞舜之時尚爾况其他乎然王人道也故  
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天道也  
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勅天之命惟時幾豈不宜哉  
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  
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  
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因  
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  
三月不知肉味為哉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声乃  
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與於

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二年  
昭然乃知乎主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  
如葵肆夏納以孝成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賈曰  
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至本術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  
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如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  
或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子一以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漢有科四時從經乃  
姓允誠於子論與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感聽長乎鼓  
之軒乎儻之精華已竭寒裳去之於時八月信道極雲最  
聚蟠龍偵信於其藏蛟龍躍踊於其淵龜龍成出於其穴  
遷虞而事夏也其言雖不經彼亦有所愛之也

歌中

歌之所以為樂上則揚之如抗下則抑之如隊曲則屈之



如折止則立如蓬木偃則折旋中矩則屈中鈞則繫  
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周官大司樂辨六律九德之  
歌警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記曰弦歌之頌此之  
謂德音者則詩言其志德音之所止也歌咏其声德音之  
所形也蓋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  
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  
則因性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成位乎  
其中矣然則歌之所發宜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之  
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故万物直乎東則之動  
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直在其中矣人之歌也與  
陰陽相為流通物象相為感應故声和則形和形和則氣  
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下應焉其形和也  
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  
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  
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数而不乱能勿理乎万物各有成  
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万物循生信乎歌之氣  
盛而化神固有如此者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  
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貢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声  
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而已哉釋名曰人声曰  
歌歌柯也以声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近取諸  
身而為人声遠取諸物而如柯葉義或然也

歌下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  
行之声氣異異声声異異歌歌異異宜此所以聲歌各  
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位也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靜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寬柔仁德莫盛焉以禮存心而不失之靜正禮德莫盛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正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有大大則崇化其体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不可不鎮之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戒之以信大雅德遠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爲德其情好礼以爲行恭儉而知好礼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大陋小雅譏小己之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礼者宜歌之頌之所以爲頌者雅積之也雅之所以爲雅者風積之也蓋正直

爲正正曲爲直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直爲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汙以爲廉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爲謙而不以已絕物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矣正直而靜君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倍曲而不屈近而不偪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賈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屈行而不  
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為之歌大  
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也非廣大而靜  
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曰美哉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  
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美哉蕩蕩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  
論頌與大雅則是論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  
以致逸樂之盛者也孰謂周德之衰乎閔睢樂而不淫者  
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  
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風則正  
直而靜者蓋歌以聲為生聲以靜為本此歌風雅頌所以  
皆本於靜也記不云乎聲容靜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二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樂圖論

雅部

歌

九德歌

五子歌

登歌上

登歌下

徹歌

歌射節上

歌射節下

九德歌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  
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邪  
然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盡也勸之以九  
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於有成而無壞也始而



而不賈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屈行而不  
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為之歌大  
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也非廣大而靜  
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曰美哉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  
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美哉蕩蕩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  
論頌與大雅則是論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  
以致逸樂之盛者也孰謂周德之衰乎閔睢樂而不淫者  
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  
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風則正  
直而靜者蓋歌以聲為生聲以靜為本此歌風雅頌所以  
皆本於靜也記不云乎聲容靜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二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樂圖論

雅部

歌

九德歌

五子歌

登歌上

登歌下

徹歌

歌射節上

歌射節下

九德歌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  
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邪  
然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盡也勸之以九  
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於有成而無壞也始而



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尊曠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之樂乎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焉切意爲此與屈原爲楚南郢沅湘之俗作九歌之曲異矣

### 五子歌

古之作歌有爲父子而作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也有爲君臣而作帝庸作歌是也有爲兄弟而作五子之歌是也然南風之歌本於孝思帝庸之歌本於勸戒五子之歌本於敘怨其出於嗟嘆之不足一也故其一欲敬人民也其二欲戒荒淫也其三戒其失道也其四戒其絕祀也其五閔其弗可悔也大康逸豫以失邦昆弟五人述大禹之戒如此非特舒怨一時而已亦所以儆萬世之爲人君者也五子之怨親親之小者也小弁之怨親親之大者也乃若凱風之不然豈以其親之過小者邪

### 登歌上

道以無所因爲上以有所待爲下故曠曠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六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曠堂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爲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有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有在乎奏鼓曠舜之作樂言拊誅於上言鼓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如此而已蓋象形而上器形而



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咏其声得不爲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小師之職其師而令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爲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声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所以賜魯也記禮者彼然而言之豈禮意哉梁武帝罷三朝登歌蓋不知此

登歌下

升歌鹿鳴所以示臣德也下管新宮所以示臣事也笙八三成所以告成也遂合鄉樂所以告備也周禮舞師

凡小祭祀不興舞則禮之輕者雖不舞可也故燕禮言若舞則勺而已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舞勺燕禮輕故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饗禮重故也古之燕禮言燕而已饗禮則謂之大焉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不以笙笙之聲亂人声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故欲其歌之也樂記之論升歌清廟主大饗而言則後世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工升席以歌祖宗功德蓋所以使之不忘本也白虎通曰鳴球搏拊何鬼神貴清淨師鏗鏘也其言特主祭祀而已未爲通論也苟爲不然諸侯大饗兩君相見之樂亦胡爲升歌清廟邪



徹歌

儀禮有司徹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室中饋饌禮之終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師下管止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棘之為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徹歌為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帥亨士而歌徹尊故也小師徹歌卑故也

歌射節上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後大司樂則王射而歌射節雖

在瞽矇其帥而歌者實太師役之也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大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射人以騶虞九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有節即度數之自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騶虞九節節之數也樂師以騶虞為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而令之在大司樂歌之在瞽矇而帥之在大師以大令小而奏之以鐘鼓堂下之事也以大帥小而歌之以人声堂上之事也王之射堂上以人聲歌騶虞堂下以鐘鼓奏之則其声足以合奏可審而定和矣儀禮大射奏理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意也

歌射節下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箏衆賓繼射則無箏有



箏者歌騶虞無箏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則此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為尤卑士於諸侯為尤卑士射以采蘋節則大夫射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歌入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三終

樂圖論

雅部

歌

工歌	卒歌	正歌	間歌上
間歌下	笙歌上	笙歌下	遂歌上
遂歌中	遂歌下		
工歌	卒歌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之詩也皇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也嘉賓則賓之而弗臣使臣則亦賓於彼而已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以行禮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聖人制禮之意以王道寓之於鄉以君臣寓之於賓主故鄉飲



箏者歌騶虞無箏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則此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為尤卑士於諸侯為尤卑士射以采蘋節則大夫射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歌入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三終

樂圖論

雅部

歌

工歌	卒歌	正歌	間歌上
間歌下	笙歌上	笙歌下	遂歌上
遂歌中	遂歌下		
工歌	卒歌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之詩也皇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也嘉賓則賓之而弗臣使臣則亦賓於彼而已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以行禮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聖人制禮之意以王道寓之於鄉以君臣寓之於賓主故鄉飲



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維文王之詩亦不害  
其用之於鄉也工歌樂之所以作也卒歌樂之所以闕  
也主人之於工有獻送之禮工之於主人有受爵之儀  
主人之於賓介有辭降之禮賓介之於主人有降之之  
儀其飲或拜或不拜其洗或辭或不辭蓋所以定尊卑  
之分也然則先瑟後歌者琴瑟以詠之意也

正歌

樂以人聲為王故合樂亦謂之歌樂亦謂之歌樂貴不  
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  
盡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眾故也主人為太  
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薦工則祭飲  
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言工又言眾工言  
笙又言眾笙者周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  
所謂工也中瞽下瞽眾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鍾笙之  
樂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  
中士所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眾笙也

間歌上

服有正色間色律有正律間律歌有正歌間歌蓋法度  
修於下則陰陽和於上故歌魚麗而笙由庚繼之眾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歌南有嘉魚而笙崇丘繼之歌  
南山有臺而笙由儀繼之也工歌於堂上以貴自然之  
聲笙吹於堂下以導自然之氣一歌一吹而聲應相保  
以為和并非正歌也而已用之鄉人如此則用之邦國可  
知矣

間歌下



則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公  
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於家  
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為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於法度  
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為之基而已今夫  
開睢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葛覃則志在  
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內有進賢之實外無  
干政之事故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則一於后妃之事  
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鵲鳩夫入之德也采芣則致  
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  
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  
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所以殺於王者欤然工歌則  
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  
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

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  
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  
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  
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  
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  
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  
牡皇華所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  
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  
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采芣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  
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  
故也